



北极光的微笑

毕淑敏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极光的微笑

毕淑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极光的微笑/毕淑敏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7 -5302 -1230 -1

I. ①北… II. ①毕…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4316 号

北极光的微笑

BEIJIGUANG DE WEIXIAO

毕淑敏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302 -1230 -1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北极光的微笑（代序）

无数次想过，回家之后，再也不出发了。在自家房檐下好好地偷懒，吃平淡可口的中国家常菜，过俗常的清静日子。终又无数次启程，去探望风雨飘摇的世界。一条招呼你远行的水蛭，吸附在脚踝。

这一次，是去加拿大。

这一次，去看北极光。

“极光”这一术语，来源于拉丁文“伊欧斯”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黎明的化身”。她是大神泰姐的女儿，哥哥是太阳神，姐姐是月亮女神。她的丈夫是猎户星座，生育的儿女是北风和黄昏星辰。看来极光不单出身名门家世显赫，而且婚姻幸福儿女双全。

加拿大北部山地的一切景物，在冬季黄昏中迅速模糊，我们收到北极光就要到达的请柬。据远在阿拉斯加的北极光爱好者们自发组织起来的网站报告，这一夜，北半球极地范围内出现极光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于是我们走，向旷野的深暗处潜行。狂风呼啸，大地雪白。人们已习惯在某些地方，积雪并不意味着寒冷，它只是人造的景观，指代着优雅和享乐。唯有这里，天地只有银黑两色，冰雪保

持着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森严与力量，以广博的面积和深邃的厚度，让人惊心动魄。逃离了城市灯雾，陷落无边无际的灰暗之中。之所以不敢说黑暗，因为头上还有碎钻般的星光。乘车到了观测的地方，在白雪与繁星之间，开始等待。

冰冷寂寥，兴致勃勃。人们在无言忍受，确信将有一份惊骇接踵而至。等待自然界最为壮观瑰丽的天象。

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是通向宇宙的最近柴扉。它朗澈清爽，像玻璃一般容易敲响，得天独厚地接近终极智慧。残酷的自然环境，没有杂质的空气，视野如上帝的眼帘。环绕周身的，是前所未有的空无一物的松弛感。单纯到没有任何让人分心的景物，极适宜凝神等待。

传说中极光是个美丽的年轻女人，手挽夫君快步如飞地赶路。有时乘着飞马驾驭的四轮车，从海中腾空而起；有时手持大水罐，伸展双翅，向世上施舍朝露，类乎东方掸水的观音。因纽特人可没有这般温情，认定北极光是鬼神引导死者灵魂上天堂的火炬。加拿大原住民较有想象力，觉得变幻莫测的极光是神灵在空中踏出的舞步，它们发出的声音会摄走灵魂。

北欧比较魔幻，在芬兰语中，极光的直译是“狐狸之火”。他们坚信是一只狐狸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奔跑，蓬松的尾巴扫起晶莹闪烁的雪花，一路翻卷飞扬直达天庭，从而形成了极光。萨米人和西伯利亚人则相信北极光是死者在玩游戏。幽灵们骑马，飞驰时受了伤，流出鲜血婉转千行化为光焰。

现代人当然不理睬这些古老传说，顽强地提出新的假设。有人认为，极光是地球外缘燃烧的熊熊火焰。有人认为，它是夕阳

西沉后，天际反射出来的光芒。还有人认为，是南北极地的冰雪，白天吸收储存了太阳光，夜晚悄然释放出的能量。

极光之谜，多少代人试图破解，结论千奇百怪，但真相如何，一直等到人类卫星上了天，鸟瞰地球，才得到物理学的合理解释。太阳的激烈活动，放射出无数的带电微粒，被称为“太阳风”。当“太阳风”携带着微粒射向地球，进入地球磁场的作用范畴时，沿着地球磁力线高速进入到高层大气中，与氧原子、氮分子等碰撞，产生了电磁风暴开始强烈放电。一束束电子，在离地球大约一百公里的天空，释放出一百万兆瓦的光芒。巨大的电子云团产生明亮艳丽的绿色弧光，时常伴随着红色或粉红色的边线，交相辉映，灿烂辉煌，形成了神鬼莫测的“极光”。

我们所在的麦克莫瑞堡是加拿大观测极光的上好营地，观赏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3月底。

等待，直至深夜，身体被加拿大北部山区的寒风刺得千疮百孔，极光仍没有出现。森林的守护者告诉我们，极光的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的不可预测。

没有人能预报太阳，没有人能预报特大耀斑，没有人能预报地磁的爆发，没有人能真正预报极光。守候极光就像在密林中狩猎，不可知的麋鹿轻盈踏来。

极光怕羞，要避开月圆时分。因为满月的清辉太过明亮，形成了光害，影响观看极光的亮度。还要避开城市的散射光，它是湮灭极光的第一杀手。极光来无影去无踪，形状多变。有时像彩色漩涡，有时像袅袅轻烟，有时如凌乱扇骨，有时似万千羽毛……有时出现时间极短，犹如彩色流星闪现一下就永无踪影。

有时却可以在苍穹之中辉映几个小时，不离不弃。

极光最经常出现的地方是南北磁纬度六十七度附近的两个环带状区域内，分别称作南极光区和北极光区，它包括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俄罗斯、加拿大、美国（阿拉斯加）、阿根廷等国家。

世界上还未曾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极光。人们将极光按其形态特征分成五种：一是底边整齐微微弯曲的极光弧。二是弯扭褶皱的飘带状极光带。三是如云朵般的极光片。四是面纱一样均匀的极光幔。五是沿磁力线方向射线状的极光芒。简言之，就是弧、带、片、幔、芒。极光的亮度也很多变。从刚刚能看得见的银河星云般的朦胧亮度，到满月时的月如银盆，都可能出现。最强的极光会照出人的影子来。这位无与伦比的魔幻大师，在苍茫天际的舞台上，上下飞舞左右驰骋，铺陈出上百上千甚至近万公里长的极光带，奔突腾跃活色生香。看到这里，你可能说，这些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遗憾，那一夜，我没有看到极光。上面所说，都是纸上谈兵。五个小时的等待中，听守林人做的介绍。极光放荡不羁桀骜不驯，在预报百分之百可以见到它的时候，它让我们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苦等，坚不现身。仰望所见，只有寂寥星空。第一次发现星星的颜色有那么多种，迎春黄骆驼黄直到帝王黄玫瑰金……深钢蓝色的晴空，好像尚未完工的丝毯，天上的织女用金银线，漫不经心深深浅浅散淡地织着，星芒四颤。暗淡的星，许是离我们太远，或已进入暮年？幸好年老的星星并不悲哀，年轻的星星也不骄傲，一律竭尽全力地明亮着，殫大地以清辉。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次赶往旷野深处。临出发的时候，当地旅游局长问我，您觉得今晚可以看到极光吗？

我说，不知道呀。

局长说，今夜看到极光的可能性，据预报说是百分之三十，也有人说是。很多日本人为了观察极光，往往要在此守候一个星期，概率就比较高了。你们只待两天，太短了。如果今天还看不到，就要抱憾而归。

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在路上，想起郭沫若的那首诗——《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终于不相见，就保有对极光的想象吧。这世上终有一些壮丽，我们不得目睹。这世上终有一些友人，最后必将分离。

2011年11月29日，加拿大西部山地时间晚上10点35分，我们到达野外观测地。刚停车，就听先下车的人大喊：“来了！来了！”

谁来了？这么大惊小怪！赶紧跳下车，天啊，极光倏然驾临！半个天空悬挂起绿色帷幔般的极光。犹如巨大的绸缎，被天神之手轻轻拧动。极光迅速地变幻着形状和色泽深浅，宏大脆弱，让你骇然屏住呼吸，生怕一口气吹走了极光。

与印第安人长久相处的约翰博士迎接我们。他说曾听到过极光的声音，犹如银链抖动。我们静听，然而除了我们的呼吸声，万籁俱寂。极光出现了十几分钟后骤然弥散，远走苍穹。我们

仰望星空，意犹未尽。满头白发的约翰博士问，你们还想不想再见到北极光？

我们说，太想见了。

博士说，那我们试着施展法术，把北极光呼唤回来吧。

他在黑暗中做起法术，这是印第安人和北极光对话的仪式，呼唤人类的祖先回来与后代相会。他虔诚地面向东北方，一次又一次念动咒语，呼唤着北极光。

又是漫长的等待，几个小时悄然过去，我们几近绝望。大约午夜1点，巨大的绿色光带突然如神灵般再度现身，以横扫一切的威严，穿越浩渺星空。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张着嘴，惊愕不已。北极光太阔大了，整个天空被覆盖为青苍色，犹如激流中的几万亩水草波光诡谲。约翰博士非常肯定地说，这是一场巨大的阶梯状极光，太阳风的活动此刻非常猛烈，若不是天空有些微云，极光会笼罩整个天穹。

用肉眼看极光，没有用照相机拍下的图片那样细腻。照片拍出之后，在靠近北方地平线处，居然显露出红色的极光带，犹如朝霞。约翰博士说能看到红色北极光的人，将有非同寻常的幸福降临。

所有的人都在欢呼雀跃，在那一刻变成了顽童。极光不仅仅万分美丽莫测，它弥散天穹的阔大篇幅令人震撼到恐惧。你会觉得个人极为渺小，你会顿生谦虚和敬畏。你会觉得星空无限造化无穷人生短暂薄如蝉翼……

护林员对我说，你看到了吗？北极光在微笑。

从某一个角度看，那一刻的极光的确像一张微笑的脸庞，

瞬息即过。但它如此清晰地烙在我的脑海中，如同烈焰燎过木板的炭画，永不磨灭。如果将极光拟人，北极光并不像一个美女，而是一位襟怀敞阔的智者。它宣示给人间的，真如一架天梯，通往遥远的梦想。

我更喜欢用肉眼观看极光。肉眼虽然没有机器那样精密，却带给我们的感官以最直接的震撼。

我喜欢这种简单，一个人和他所热爱的东西，直截了当毫无隔绝地接触。这个世界太多颜色太多响亮声音太多烦杂图像了，鳞次栉比排山倒海压将过来，人们没有缝隙和时间，接听内心微弱的情语。人们丧失了标准，贫血的灵魂，无法输出足够的能量，来选择自己的爱恨和归宿。即便蒙对了正确的选择，也没有耐力持之以恒地守候，很可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简单是有质量的，简单地生活，穿朴素的衣服，吃家常的饭食，住简易的房子，使用简便的交通工具……于是所有繁华喧嚣都不再构成引诱和威胁，灯红酒绿都变得如同黑白般明晰。声色犬马褪色，笙歌艳舞敛息……人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便顺理成章进入安静稳定的状态。

目睹北极光是一种奇特而难以忘怀的经历，让人在仰望中顿生敬畏伴以灵魂的簌簌震撼。自然界中很少有如此独特、如此诡秘的景色，它与我们平常遇到的东西迥然不同，逼人匍匐在地。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宇宙洪荒，什么叫扶摇直上九万里。孤绝激发反思，冷寒驱除琐碎。我对天地与自我，从此校正了度量衡观念。知道了什么叫无穷大，自己只乃微尘。北极光以自己横扫千钧的存在，傲然提示我蜉蝣一样短暂的生命该如何珍惜。从此战战兢兢

兢敬畏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物，不敢有丝毫自大与僭越。

那一夜极光持续时间很长，当午夜 3 点钟我们离开野外观察地返回之时，它仍在距地表一百公里以上的高空飘拂，以绵延数千里的微笑，轻覆河山。

2012 年 6 月 16 日

目 录

北极光的微笑（代序） / 1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 / 1

妈妈的饺子 / 24

妈妈的水仙 / 29

下午去开家长会 / 32

蓝色萝卜 / 34

无胆之人 / 39

高高的白杨树 / 48

讲给松树的故事 / 51

第二十九枚元素 / 56

背着药包上学堂 / 75

台 灯 / 80

一贺再贺 / 83

我在寻找那片野花 / 87

豆角鼓 / 92

比树更长久的 / 94

七条金鱼在呼吸 / 98

午夜的声音 / 101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 / 104

与寂寞相伴 / 118
金丝雪片 / 122
阅读是一种孤独 / 125
火车内外的风景 / 129

我对生命悲观，但不厌倦生活 / 133
关于爱情与友情的絮语 / 136
柳枝骨折 / 140
每天都冒一点险 / 142
爱的回音壁 / 146
仇人的显微镜 / 150
谁是你的支持系统 / 153
谁毁灭谁 / 156
友情的树上只有一个果子叫信任 / 160
强弱之家 / 163
关于人生的沉思 / 165
铸造心情 / 172
关于思想和心灵的感悟 / 174
我所喜爱的女性 / 179
内在的洁净 / 181

奶牛的第三次哭泣 / 185
深绿是浅绿的弟弟 / 188
节气是一种命令 / 190
“冻顶”百合 / 193
长街畔的青杨 / 199

微笑着面对生命 / 203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

那一年我到甘肃敦煌。从兰州坐汽车，在戈壁滩上跋涉千里。一日午后，经过安西。白茫茫的沙海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远处矗立着从地面直通云端的黑色风柱，旋转着向我们逶迤而来——那是沙暴……

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眼前这干燥的黄土，盘旋的热风，死一般的寂静，还有渐渐旋近的危险……

我可能在梦中到过这个地方。我对自己这样说。

半个月后，我回到家，同父母说起安西的遥远。我夸张地描述那里的荒凉，说，你们无法想象那里的神秘。

妈妈很注意地听我聊天。自从我长大，到了许多她不曾到过的地方以后，在我描述远方的时候，她总是像个小学生一样专心地看着我，那神气不单是从我这里得到新的见闻，而是在用整个姿势说：看！我的女儿去了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猜测到了母亲这种心情以后，我常常投其所好。我得意地说，妈妈，您到过安西吗？

没想到妈妈非常肯定地回答，三十多年前，抱着你，我走过安西。

我回过头去看爸爸。我不是不相信妈妈，我是需要再一次地证明。

爸爸说，是的，那时你才五个月。

我的父母不喜欢忆旧，总是对将来发生的事充满了希望，觉得最后的才是最好的。

谈话无端地中断了。我们总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储存着，可以从容地回忆以前。但是突然，我的父亲患了重病。在那种气氛下，是不能忆旧的。我们相信父亲会好起来，我们觉得做那种回忆的事情，会在冥冥中对父亲的康复有背道而驰的力量。

我们格外地避讳谈过去的事情，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对抗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

我们错了。父亲离我们远去。痛定思痛之后，我才发现，有关父亲的往事，我们知道得是那么少。懂得自己的父母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我们不可太年轻，那样我们只能记得他们的慈爱，无法深刻地洞悉他们的内心。我们也不可太年长，那时岁月的烽烟已将我们熏染，无数次默念中将父母重新塑造，已不再具有原始的亲切。

作为女儿，我不知父亲生命中的许多空白。在父亲去世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黑洞了。

我不想要家谱那样的东西，那是公共的枯燥的记录。我想看

到我的祖先对他们生活血肉温暖的倾诉。

我已寻觅不到我的父亲了，于是我用双份的爱恋和探索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年轻时十分美丽。我小的时候，尽管她对我发着脾气，面色很难看，但在我看来，她依旧是美丽的。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中对女子的审美观，我一直以为像我的母亲那样，白皙端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女人，才是世上最完美的女性。

我的父母是山东文登人，很小就定了亲。爷爷家的村庄很小，只有一所初级小学。父亲读高年级的时候，要到母亲所在的村子里读书。每逢放学的时候，和母亲一起玩的小伙伴就嚷：快看小英子的女婿啊，他下学了。

母亲小名叫英子。她远远地看着父亲——一个眉毛黑黑的高大男孩。

父亲在威海读了中学后，参军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大学。以后到了一野，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跟随王震将军，一直打到了新疆的伊宁。

这座中国西北长满白杨的城市，距我父母的家乡，大概有一万里路。

1951年，我的父亲来了一封信，要我的母亲赶快到新疆与他团聚。那一年，母亲刚满二十岁。

父亲后来说，当时王震将军已经开始在内地广招女兵，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军官，时常被人问及婚姻。他记着母亲，所以邀母亲前去。但那时的新疆，遥远得如同今日的北极，都是罪犯流放

之地。他征询母亲的意见，由母亲作出她对自己命运的选择。

母亲是可以不去的。

但是母亲深深记挂着那个有浓黑眉毛的男子。她把家里的门帘摘下来，洗净叠好，放在炕上，好像是去串亲戚，不久就会回来。把自己的换洗衣服装进一个小包袱，带着烧饼和姥爷卖了粮食凑的几块钱，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母亲先到了烟台，然后坐船到青岛。她从没出过远门，又晕船，坐的是轮船在水面以下的那个统仓，吐得日月无光。

但是青岛的风景使她把旅途的艰辛淡忘，凭着父亲开出的介绍信，母亲和几位到新疆寻夫的女人会合在一处。有一个女人的老父亲是个地主，农村的形势使他感到某种危险，所以和女儿一起远走新疆。他有文化而且有头脑，母亲就把介绍信交给他，由他一路安排食宿。

母亲离开家乡的日子是1951年农历的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其后的旅行在母亲的记忆里就变得模糊而迷茫。地上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和火车，到达西安以后，又开始坐马车。他们这一伙老人和妇女每天住在负责接待的兵站里，像真正的军人一样大碗盛菜，馒头管够。

母亲刚开始想，当兵在外原是这样的舒服啊！但随着行程越来越向西，景色越来越荒凉，母亲才感到父亲一个人在外，真是够可怜的。

沿途晓行夜宿，母亲已和同行的人十分熟悉。突然有一天，那老人说，现在已经到了新疆的界面，她们几个的亲人在南疆，而我的父亲在北疆。以天山为界，前面就是分手的地方。母亲将